

楚一寒/著

美国往事



The Legend of America

梳理开国先贤往事 探究美国强盛根源

美国往事

楚 寒 ◎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往事 / 楚寒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8-2602-3

I. ①美… II. ①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320 号

美国往事

作 者 楚 寒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602-3
定 价 28.00 元

自序：历史的光泽

历史像乌银一样，在寂寞中不曾褪色，在岁月中发出古旧的光泽。

一片东西濒洋、三面临海、五大淡水湖交错环绕的新大陆，一个历史短暂却又饱经世变、以移民和多元文化著称于世的国度，曾经是美洲原住民生存繁衍的一方天地，欧洲列强侵占控制的殖民地，后来却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屈的新兴民族。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走向联合，在血与火中直面强暴，而后，在一块没有历史的土地上缔造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创设了一个垂范百世的制度，让后代人在时光里长久地传颂，研析，追鉴。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段历史就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独立建国史。

美国的独立建国不仅是北美大陆破天荒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幕，人类争取自由史上华美煌煌的篇章。当历史航船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大英帝国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殖民迷梦已做到了尽头，它的横征暴敛、暴虐无道、残民以逞，让一个素有自治传统、怀揣自由梦想的半开化民族长年累月地抗争，如此执著，却又坚韧，不屈不挠地喊出了时代最强音。

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一场弱小民族以悲壮之势对抗全球头号殖民强国的艰难斗争，简直可以说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这是一次高扬正义旌旗的宣战，一份慕思自由、追求平等、渴望尊严同时力图将一片蛮荒之地变为希望之地的努力。并且，在文明的意义上，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建国，不仅仅是这个民族对宗主国大不列颠王国暴政的反抗，也不仅仅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是人类追求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首次尝试，是地球上一个民族以人权原则建国的首次尝试。换言之，放眼当时的世界，这里有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理念、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故此，这又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一场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在那段新旧交织、险象环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历史时期，旧的枷锁逐渐被打破，新的秩序将要破土而出，新生的美利坚民族在时代的大河里掀起了惊涛波澜，不断冲击旧时代的污泥浊水，频频叩击现代文明的门扉。在这片蒙昧、落后、动荡不安而又为世所瞩目的北美大陆上，他们不仅培植了宪政共和的新苗，还为这个国族积累起了丰厚的

精神资源，犹如栽种了一棵棵绿叶成荫的果树，留作当世以至子孙后代享用的果实，纳凉的处所。

短短数十年间，这片土地上一大堆聚积已久的难题危机得到化解，一连串旧大陆不可企及的愿景目标成为现实，尤其是，在一个到处还是君主、国王、帝王、僭主和世袭制的世界上，一系列或惊世骇俗或前所未有的原则得以确立：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治共和、宪法至上、普选代议、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军政独立、联邦体制、有限政府、政教分离、民族自决、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军队之职责在于服务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他们为新大陆奠定的秩序将惠泽于后世的生民，也为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系，为人类对自由的梦想提供了一方存放之地。

而我，一个历史题材的作者，这些日子以来通过伏案写作的方式，来回首这段风起潮涌、激荡人心的历史，去探访一个个恍如梦境而又清晰如昨的历史场景和历史故事，或许不经意间，也将自己的震撼和感动呈诸笔端。如今，终于走完了这趟长途的文字跋涉，除了脱稿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以外，它终于让我生出了一丝疲累。

但我将感激这一趟文字之旅，并会永远记住那些如乌银般未曾褪色的历史在纸页间散发的光泽。

写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

目 录

- 1 梅花香自苦寒来
——独立宣言的故事
- 35 挂冠求去品自高
——华盛顿的两度交权
- 57 如椽大笔写春秋
——潘恩的慷慨悲歌
- 85 底层之子铸伟业
——汉密尔顿谱写的政治理想
- 115 人生为做大事来
——杰斐逊一生中的三项业绩
- 149 耄耋老翁仍少年
——富兰克林晚年参与签署的三份法案文件始末
- 177 身虽羸弱志气昂
——詹姆斯·麦迪逊的立法行迹
- 209 后记



梅花香自苦寒来

——独立宣言的故事

美国的独立，将是全世界热爱自由人士的福祉。

——[法] 拉法耶特

美国，你拥有比我们旧大陆优越的条件，没有破坏的宫殿和玄武岩。你展现的是有活力的时代，不受无用的回忆和徒劳的争论所困扰。

——[德] 歌德

前 言

在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宣言”，是地球上一个地区以文告的形式宣告，从此脱离其他国家的部分或全部领土；还有一种情况，是从一个更大的国家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不管哪种情况，这一地区从此走向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看到“独立宣言”这几个字，很多人头脑中的第一反应，会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发布的那份《独立宣言》。其实，人类社会迄今已发布的“独立宣言”文告，远远不止美国一个，据学者统计，截至二〇〇九年，世界上总共已有七十个国家或地区发布过“独立宣言”——占了联合国近两百个成员的逾三分之一。

这七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或地区，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五大洲，比如欧洲的比利时独立宣言（一八三〇年，脱离荷兰）、芬兰独立宣言（一九一七年，脱离俄罗斯帝国）；比如亚洲的韩国独立宣言（一九一九年，脱离日本）、印尼独立宣言（一九四五年，脱离荷兰）；比如南美洲的阿根廷独立宣言（一八一六年，脱离西班牙）、巴西独立宣言（一八二二年，脱离葡萄牙）；比如北美洲的墨西哥独立宣言庄严法案（一八一三年，脱离西班牙）、中美洲独立宣言（一八二一年，脱离西班牙）；比如非洲的索马里兰独立宣言（一九九一年，脱离索马里）；比如大洋洲的新西兰独立宣言（一八三五年，脱离英国）；等等。

在这些发布过“独立宣言”的国家当中，从时间上来看，最多的发生在二十世纪，

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十九世纪，占了四分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则先后有五个地区发布过“独立宣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是在近两个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布的“独立宣言”。

原因是，人类历史的航程驶入近代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传统权威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相反，人民主权的思潮开始抬头，由此启发了北美和欧洲的多国独立革命。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更是发展成一种全新的民族自决理念，导致一波波的民族自决运动以沛然迭起之势席卷全球。

人类史上的第一份“独立宣言”，诞生于苏格兰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独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时间是一三二〇年四月。当时苏格兰各地的领袖会聚阿布罗斯修道院，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使苏格兰从英格兰王国独立的“阿布罗斯宣言”。自此，传说中已事实上存在了五个世纪的苏格兰王国，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最近的一次，且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宣言”，则发布于二〇〇六年六月。这是由黑山共和国议会通过并宣布，从塞黑联邦独立出来的“黑山独立宣言”。此举标志着黑山共和国正式成为一个新的主权国家，三个星期后，黑山正式成为联合国第一百九十三个会员。

纵览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宣言”，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不无争议、法律地位不明的，以至于要由联合国出面派遣临时当局加以管治。其中成功的例子占大多数，比如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又比如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以色列独立宣言”，它结束了英国对以色列长达三十年的托管状态和犹太民族几千年的流浪散居状态。自此，这个流离失所了几千年且长期遭受迫害压制、族群遍布全球的游牧民族，终于有了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家园”。

失败的例子呢，比如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东帝汶独立宣言”，宣布从葡萄牙独立而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不料仅仅才过了九天，东帝汶即被印尼入侵并占领，翌年成为印尼的一个省，东帝汶人民长期憧憬的独立梦被断送；又比如一九九一年五月的“索马利兰独立宣言”，宣布脱离索马里联邦共和国而独立为“索马利兰共和国”，但该国至今未获国际社会认可，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予以承认，索马利兰由此成了“非洲之角的孤儿”。

一篇篇独立宣言，一场场满盈梦想；一片片地区领土，一声声执著吁求；一个个民族种族，一串串动人故事。在历史的洪流中回眸凝思，这里有对自由民主的殷殷追求，有对暴政殖民的不屈抗争，有波澜壮阔的奋力抵抗，有催人泪下的历尽磨难，

但同时，也有政治强人的挟势弄权，有欺世盗名的讹言惑众。独立宣言的故事，关乎人类思想观念的进化，关乎民族情感精魂的认同，关乎全球民主浪潮的脉动，关乎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这是浩繁的人类历史长卷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一曲唱不完的长歌。

在历史的汤汤洪流里感今怀昔，本文所要讲述的这则故事，是人类史上最有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篇独立宣言——美国独立宣言。

不知怎的，每当提到美国独立宣言，我总会联想到一座年代久远的钟，以及那座古钟曾经传出的洪朗长鸣的钟声。那座钟的名字，叫作——自由钟。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不断浮想起一座老态斑驳的古钟。运力敲击钟身，腾起的钟锤咣啷振颤，沉重的钟体崆崆哐哐来回摇摆，钟声洪亮雄浑有如一道轰隆砰砰的雷鸣，余音长久地回荡在大地上。那时候我像渴望呼吸一样憧憬自由，它成了我梦中时常出现的景象，让我将一腔悲愤和迷惘向它倾诉，在岁月中得以坦然平静。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口大钟一定于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八日，悬挂在位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顶端的钟楼内，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鸣响。但某些历史学家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了质疑。

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八日是《独立宣言》通过后的第四天，在美国独立史上，这一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独立宣言》于当日在费城首次公之于世。这天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听到钟声，四面八方的民众如潮水般涌来，比肩继踵地聚集，专为聆听一场对《独立宣言》的公布和宣读。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已经期盼很久了。

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站在议会大厦门前台阶上的那位宣读者，一个身着戎装的中年男子，43岁的大陆会议代表、大陆军驻费城营地陆军中校约翰·尼克松。这天上午就是他，敲响了议会大厦顶端的钟声，召集市民前来的。

约翰·尼克松以军人特有的风范铿锵顿挫地宣读着，声如洪钟，意气昂扬，时而振臂高呼，时而热泪盈眶。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对之报以如雷欢呼，群情激昂，声振屋瓦，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而欢快的神情。阳光笼罩下的宾州议会大厦广场，如今这座广场叫作“独立广场”，一派欢庆气氛。

地处费城市中心地段的宾州议会大厦，如今它的名字叫作“美国独立纪念馆”，又称“独立厅”，是一幢很有名的历史文物建筑。有人喜欢它的红砖外墙，乳白色门窗，显得外观朴素庄重；有人喜欢它的顶部建有尖塔，显得造型别致。但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将被历史记住，成为动人的诗篇在时光中徜徉。

在这栋外观普通的两层砖式楼房里面，召开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第一、第二届大陆会议，它还将召开全美联邦制宪会议；《独立宣言》在这里签署并通过，“美国联邦宪法”还将在这里起草并通过；这里曾经是独立战争的指挥中心，它还将作为美国国会的所在地。它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大厦的顶端，建了座尖尖的塔，因为塔里头原先放置了一口大钟，故而名曰“钟楼”。这口钟的名气跟费城独立厅比起来，甚至还要大，还要响亮。两百三十六年前的那个夏日，宣读《独立宣言》的约翰·尼克松中校为了召集费城市民而敲响的，正是钟楼里的这口钟。

这口古老的钟，就是自由钟。

自由钟在起初的一段时间，被人们称之为“独立钟”或“老扬基的钟”。“扬基”一词，是独立战争时期英军对“北美佬”的轻蔑之词，意思是“北美土包子”，以此嘲笑殖民地居民衣着和举止的粗俗，但北美居民却挺乐意听到这一称呼，以表明对自己的衣着朴素和举止随和感到自豪。这口钟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厚重、残损，好像稳稳当当地立在那儿，却又有点儿自惭形秽，怕你走近了会看到它的缺陷。它的高有3英尺，重达2080磅，钟的壁厚为1.25英寸，顶部和底部的周长分别为7.6英尺、12英尺，远远望去，感觉十分厚实、沉重；等到靠近了仔细端详它，又可看到钟身的凹凸不平、纹路粗糙，以及几处或大或小的裂纹。其中最醒目的一处，是一条长约1英尺的锯齿状裂缝。

这条锯齿状裂缝可是有来历的。这口为纪念宾夕法尼亚建州五十周年，而委托伦敦一家铸钟厂铸造的钟，在一七五二年九月当它从伦敦运到费城，首次被悬吊起来测试声音时，才刚被敲击了一下，就开裂了一道口子。此后的九十多年里，在多次敲击鸣钟，运到各地展览的过程中又数次破裂，导致钟的裂缝不断地增大。到了一八四六年二月，在华盛顿总统的诞辰日鸣钟纪念时，它再次出现了严重破裂，以至于发声嘶哑，再也无法修复。从此后，这口钟也就再也没有敲响过，只是年复一年地，在朝霞夕照里，持守着自己的一方精神天地。

这条裂缝如同美神维纳斯的断臂，成为岁月刻在自由钟身上一道永难缝合的

伤痕。钟身的裂痕在独立战争期间对于英军来说，可谓不祥之兆，仿佛预示着将要敲响英国在北美殖民统治的丧钟；又好像是在提醒着世人，自由的获取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今，独立厅尖塔钟楼里放置的乃是这口钟的复制品，至于自由钟呢，已被移置于独立广场上一座四周均是落地玻璃的展览馆内。它像是巴黎罗浮宫里展出的那尊“断臂的维纳斯”，每天默默伫立，若有所思似的宛然等待，等待着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来临、观瞻。

自由钟展览馆内陈列着不少的图片和文字，述说着独立战争的史实，以及自由钟在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文字，也是铭刻在钟身上的那段文字：“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出自《圣经·利未记》）表明它的立场和使命。

这使命感让它的胸膛里涌动着一种朗啸的激情，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不同的历史诉求，一次次地长鸣。它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鸣响，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过而鸣响，为送行富兰克林远赴伦敦向英王陈情而鸣响，为召集市民讨论英国颁布的《糖税法》和《印花税法案》而鸣响，为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逝世而鸣响，为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葬礼而鸣响，为争取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而复制，为二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而在电台中向全美播送，为争取黑人平等的公民权而在民权运动时期被频频提起。这口饱经世变的老钟，仿佛一遍遍地在使劲用胸腔中的力气呼喊着——“自由，自由！”

自由钟，就担负着这样崇高的使命，从历史中一路走来。走过两百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走到了今天。这口钟的特有内涵，也就这么确定并且延续下来了。它已成为美国独立的象征，成为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全人类对自由的向往。

两百六十个年头过去了，沉重的自由钟已经灰头土面、渐显老态了，也已经沉默了好久好久，但是钟声还一直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存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处于何种境地，只要你向往自由，自由的钟声就会在耳畔响起。

提到钟声，我想起了美国民谣创作歌手、被视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代言人的鲍勃·迪伦，以及他创作的那首音乐作品——《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据说，这首歌是当年鲍勃·迪伦在拜访亚特兰大民权活动家伯尼斯·约翰逊之后，在汽车后座用打字机完成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首歌完成于他与音乐人保罗·克莱顿、记者皮特·卡门等人结伴一起横跨美国高速公路的长途之旅途中，

因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被困，他寄情于车窗外的电闪雷鸣，将空中的雷电声比喻为一道庄严的钟声：暴风雨过后，终将雨过天晴，太阳再度升起，所有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将迎来希望，届时，全世界的人民将共同敲响那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的钟声。

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加符合事实原貌，但无论哪一种说法，这首歌的创作都与费城独立厅的那座自由钟——鲍勃·迪伦童年时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钟声——息息相关。这首歌收录的音乐专辑发行于一九六四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的歌词依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太阳已经落山，午夜的钟声还未敲响
 外面雨骤风狂、雷声隆隆，我们躲进了长长的走廊
 那雷声好似庄严的钟声
 这自由的钟声把暗夜照亮

自由之钟，敲响吧
 为了所有的叛逆者、所有流浪的人们
 自由之钟，敲响吧
 为了所有不幸的、被损害的人们
 自由之钟，敲响吧
 为了所有被绑在火刑柱上忍受煎熬
 那些被世间抛弃的人们
 今天让我们来仰望
 这自由的钟声闪耀的光芒

这歌声如此空灵，这歌声又如此凝重。当歌声在风中飘荡，不禁让人遥想起一七七六年夏天那声声高亢激越的钟声，还有那篇以独立为标题、以自由为精魂的英属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联合宣言。

二

在《独立宣言》发布的二十年前，大多数的北美人并没有想到过要独立。首先是双方实力严重不等，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乃是世界头号殖民强国，经济军事等实力

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想从它的巨掌掌控下搞独立，这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其次，长期以来在北美形成了一个普遍观念：在血缘上，北美人是英国人的后裔，是离家在外的“子女”；在归属上，殖民地人是英国统治下的臣民，对宗主国有效忠的义务，英王是北美人“最仁慈的君主”。设若想要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话，那简直就是“逆子”，是“叛国”，是不可理喻的离经叛道。

因此，从一五八八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了对北美的殖民，一六〇七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一六二〇年“五月花号”帆船抵达北美大陆，到一七五六年的这一个半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基本上维持着“和平共处”的局面。尽管天性热爱自由、“野性”难驯的北美人，与殖民者大英帝国之间一直龃龉不断、争端不止，但双方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算和睦。

这一和睦关系到了“七年战争”之后开始出现了裂痕。

七年战争，顾名思义，是一场打了七年的战争。战争，发生在当时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以英国为首的英、葡、普鲁士同盟，与以法国为首的法、俄、奥、印第安人同盟之间。所以，又被称为“英法七年战争”。

这两大野心勃勃的军事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燃起战火，从一七五六年战事爆发，一直打到一七六年签订和约为止，战争持续了整整七个年头。当战事落幕的那一年，双方都已经人困马乏、精疲力竭了。

在这七年的战争期间，英国的国王，由乔治二世变成了乔治三世。在战争进行到第五年的一个秋日，乔治二世因心脏病发作猝死，随之继承王位入住圣詹姆士宫的，是乔治二世最宠爱的22岁孙儿，早年丧父、体魄健壮的乔治·威廉·腓特烈。这个小乔治，就是后来为美国大众熟知，并视之为不共戴天之仇雠的英国一代君王——乔治三世。

英国是七年战争的最大赢家，它从先前美洲大陆的首席殖民帝国——法国的手中，获得了大片殖民地领土（比如整个法属加拿大），逐渐成为欧洲在海外殖民地的霸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传奇，可谓战果辉煌，雄视一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北美。

英国人为了打赢这场大规模的帝国战争，付出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代价，英国政府的借债数额高达六千多万英镑，几乎占了战争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战争甫一结束，英国议会又决定派遣一支常备军常驻北美，一来为了安顿一批贵族出身的职

业军官，二来也是为了在殖民地宣示主权、维持秩序。这样一来，每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此巨大的债务包袱和巨额的军费支出，让英国朝野上下一时间大伤脑筋。本来嘛，英国的国家财政在战争初期就已升高到警戒线的级别，打了这么一场大仗，战后财政状况更是捉襟见肘，十分窘迫。怎么办呢？这时，它想到了世上所有叫作“政府”的那种怪物惯用的招数——征税。接下来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向谁征税？

照理来说，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在英国本土收取税收，可政府既没有在国内提供新的公共服务的合适理由，也囿于本国议会民主制的民主政治现实，况且为了打这场战争已经发行了巨额国债，为此再向国民征收税收的话，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了。看来，在本土英伦三岛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说话之间，在摊开的地图面前研究了好一阵子的国王——新即位的乔治三世——和他身边养尊处优的那些议员们，蓦地将目光盯在了大西洋彼岸的那片新大陆——北美。

乔治三世的盘算是，现在向这块隔海相望的殖民地索取一些财帛，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我们出钱出兵打赢了这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北美殖民地人享受了战争胜利所带来的成果，问他们要点钱自是入情入理的；仗打了这么多年，耗资甚巨，加上战后北美驻军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英国的财政吃紧，咱们实有必要设法向外拓展财源；我刚刚登基不久，为了大英帝国的江山更加稳固，针对咱们以往对北美长期不予征收税捐的状况，以及一直对北美殖民地放任自流的做法，如今，是时候全面检讨这块殖民地的经济政策了！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主导政局的辉格党人通了气，但辉格党人并不苟同。他们说，北美人桀骜难驯，以前一百多年来从未向他们北美征过税，现在这样做恐怕会惹来麻烦。但是，辉格党人的谏阻，拦不住这位登基不久的年轻国王，他心意已定，即使辉格党人指责他的行径近乎独裁，与曾被送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如出一辙，他也满不在乎，何况政界的另一股势力——托利党人——颇受他的宠信，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加上父亲早已身故，母亲年事已高，如今没有人管得了他，他已下决心这么去干了。

就这样，年轻的国王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在北美施行他的一系列“新政”：

一七六三年，发布《一七六三年皇家公告》，制定北美边界线，将西部大片土地统归王室所有，禁止殖民地人民在以西的地方购买土地或定居。

一七六四年，颁布《货币法案》，禁止北美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强令

殖民州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一七六四年四月，颁布《糖税法案》，为了维护英国本土的垄断利益，要求殖民地必须大量购买英国的食糖、咖啡、酒等商品，并规定凡进口的糖必须缴纳每加仑3便士的海关税。

一七六五年三月，颁布《印花税法案》，对殖民地所有的官方文件和印刷品直接征税，比如律师和医生的证书、商业许可证、法律文件、小册子、书籍，每页纸上都要贴有英国政府的“印花”，甚至连报纸、扑克牌也需征税。

一七六六年，颁布《宣示法案》，声明英国国会对北美殖民地拥有合法的威权力，“无论是在何种事务上”。

一七六七年，颁布《唐森德法案》，对殖民地的急需商品和日常用品开征高额关税（包括玻璃制品、纸张、颜料、茶叶、铅、糖、铁、朗姆酒和棉花等）。

初掌大权、骄倨傲暴的乔治三世将自己的意愿从英国王宫里施展出来，一直延伸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北美大陆，端的是趾高气扬、眄视指使、逞强称能，真是好不称心快意！

殊不知，北美上空正弥漫着翻滚的乌云，一场来势急遽猛烈的暴风雨在隐隐酝酿。

三

国王及英帝国的倒行逆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北美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渐升高，激化，直至势如水火。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在北美人的眼中，一百多年来从来都是山遥路远，是远天远地，是“无为而治”的宗主国。这个宗主国素来对北美采行的政策是“适当的忽视”，使得北美得以实现“五月花号公约”沿袭下来的自治传统，从而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成为一个新大陆天高皇帝远的“自治领”。如今这种自治的权利被粗暴地拦腰截断、一笔勾断了，北美人心头升腾的无明火真是高达四千丈，怎么也按捺不住。

尤其是，这些高额的税收、庞大的军费开支、限制工业发展、禁止与别国贸易等接连出台的政策，让殖民地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困境，给殖民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少农场主和商人连年亏损，濒临破产境地，许许多多普通居民的生活